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東坡先生

論

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枋者誰也受泰山之枋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枋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又曰庚寅我入枋入枋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枋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枋之入魯也書魯之入枋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

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彊匹夫懷璧而干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彊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爲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騫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爲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

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

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稱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
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

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餘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思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

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
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
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
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
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
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
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
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
麋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
書四月五月九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
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

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
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太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
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且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
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
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
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闕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
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夫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
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
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
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
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

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
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
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
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
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
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
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
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
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
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
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
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
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
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
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
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
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
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
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
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
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
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
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
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
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
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
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
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藥盈之不繫于晉歟藥盈
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藥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
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
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
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
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
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
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
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

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
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
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
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
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
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
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
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
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
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東坡先生

三傳十事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

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昭七年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鄆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供養三德爲善

昭十二年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

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
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
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
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
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
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
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
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
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穆姜事在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
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
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
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
之說庶乎其可也

公羊三事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
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
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
子以爲專尊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
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
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
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
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
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
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
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
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

獲罪於春秋矣

初稅畝 宣十五年

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蠧生公羊傳曰蠧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定何以無正月 定元年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

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可知其妄矣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稱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哉威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

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猶三望

僖三十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或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夫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作丘甲 成元年

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彊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

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雩月何以為正 經之書雩者二十一年成七年其詳則見於定元年

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

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東坡先生

尚書解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

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臯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臯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威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威公不聽卒以亂齊齊威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爲其奪朱也惡莠爲其亂苗也惡鄉原爲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爲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虚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在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

哉探夜光於東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人小日日近君子日疎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

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維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可刼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

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臯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書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星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鬪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槩見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九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

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滔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滔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不足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

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醢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菲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自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

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異同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辯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細繹細繹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太甲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徼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吕幾

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杜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以太息矣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螯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直爲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孟子解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

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